



插画 / 苏向宁

相比较那些收破烂的，他不但体面，而且洋气。他的洋气在于，那几个收破烂的，腰间别着皮革手机袋，里面塞只手机。手机一般在右侧。他们的左侧腰间还有一只小的皮革兜，那是他们的钱包。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土气。敲铝盆的收破烂者没有钱包和手机袋，他穿着一只马甲，像电视上那些个导演。马甲有六个带拉锁的兜，手机、钱，都在那些个兜里。马甲的拉链只拉到胸口，脖颈处敞着，露出里面的衣服。他的马甲很少换，里面的衣服，却是经常换的。

我对他印象好起来。那天，我正好清理出一些品相不好的旧书、过期杂志，听见他敲铝盆的声音，我就站在阳台上向他招手。他钻进楼道，很快我就听见敲门声。旧物过秤，他说，给你三块钱行吗？我说不要钱。他硬要给。我说，这些杂志，家里没地方放，扔到垃圾堆可惜，算你帮我捎走，他就把旧书杂志扔进他的蛇皮袋，走了。他走后，校花说，干嘛不要，三块钱也是钱，能买一棵大白菜。我说，算了，就当帮他帮我们扔一次垃圾。垃圾分类后，扔一次垃圾多麻烦。

校花觉得他占了我们的便宜，想把那个便宜再占回来。她冲楼下准备离去的他说道，大哥，我家想挪

一下东西，你能帮我搭把手吗？校花说的是我的写字台。我一直想给写字台换个位置，腰疼，抬不得重东西，校花一个人没法挪。他从倒骑驴上下来，回到我家门口，却不进屋，很不自在的样子，我以为他不愿意。我对校花说，算了，人家收破烂，不是力工。他急忙说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鞋脏。校花说，没关系，我家有拖鞋。他说，袜子也脏。他分明是找借口。我说算了。校花说，我家有鞋套。校花说着，从鞋柜里掏出两只鞋套递给他，他套在鞋上，走进来。

校花指着我说，大哥，你兄弟腰不好，使不得力，我们想挪动一下写字台，你搭把手，我俩抬。他问清新的位置在哪里，两手抄起写字台的中部，一个人就把写字台搬过去了。

我不好意思，又找了几本还没来得及看的杂志，都给他。他谢过。他说，以后有什么活，你们尽管吱声。校花说，放心吧，指定少不了麻烦你。

校花问他贵姓，他说免贵姓张。校花喊了一声张哥，背地里，我俩称他为张破烂。张破烂后来成为我家的免费力工。有桌椅的螺丝钉松动了，水管堵塞了，或在衣柜上钉个钉，在墙上挂幅画，校花都会等铝盆磕响，然后在阳台上喊他。他欣然帮忙。每次离开我家，